

一 导 言

只有在英雄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具有最大生存空间的国度中，我们才能够找到北方民族最完美的英雄主义文学。而在冰岛，英雄主义的生活理想正好具有比任何国家都要优越的前提和条件。

—— 英国神话学家 W·P· 克尔

维京海盗——北欧神话的创造者

18 世纪意大利哲学家 G·维科把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借喻为人的自然成长；他认为，神祇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反映的正是人类社会和共同理性的童年、青年和成年这样三个不同的时期。在这个著名的论断中，维

G·维科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意大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宗教和神话起源的研究，提出了社会发展循环说，被公认为现代历史哲学和神话哲学的创始人；其著名的著作为《关于诸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理》，通常简称为《新科学》。

科尤为推崇人类的童年时期，即历史上的神话时代，认为那个时代来自神话的古老诗歌高雅非凡，实为后世所望尘莫及：“信仰多神民族的初人，作为新生人类的儿童，按其观念构拟事物；他们以己度物，任凭想象驰骋……其格调之高雅，令人击节赞叹。”^①

维科作出如斯论断的时候，正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甚嚣尘上之际。法国的理性主义者非常乐观地相信，如果人类按照所谓的理性准则不断地改造社会，那么历史也将直线地向前进步。处于文艺复兴之后的维科却在意大利提出，人类历史的进步不是一个如此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以不同的历史时期互相交替，循环往复地前进的。就维科而言，他的历史哲学或许未必称得上精辟，也时为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为“陷于历史‘循环论’的泥坑”^②；但是他的神话学观点却堪称深刻，而且意味深长。正是维科第一次向人们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各不相同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人们的心智、看待世界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上古时代，人类以其尚不发达的、特殊的心智创造出了神话和神话的艺术，他们的心智，恰与儿童可类比。

从维科出发，我们可以归结出许多有益的看待神话的方法和立场。许多神话研究专家通常会在他们著作的第一页强调，神话决不是人们精心编排好了的教育儿童的童话，神话必然是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智慧、创造力和社会现实的集合体。神话与童话的区别远不是在于故事

维科《新科学》，转引自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中译本，魏庆征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页。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7页。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不相一致。当人们有意模仿儿童的思维方式，为儿童编造童话或者把神话故事改写成童话的时候，他们的意识必定是成人的和当时代的。而当神话向我们坦陈一种艺术和想象力的优美时，这种优美丝毫不受我们今天所有的文明逻辑或伦理的束缚。

因此，我们今天了解神话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首先是了解和尊重我们先民的世界观和心智特征，这样，我们就能从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中得到丰厚的教益。反之，嘲笑古人幼稚无知的人通常自己是非常无知的，因为古人或许比我们缺乏知识，但却未必比我们缺少智慧。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藐视历史，企图跨越到神话中去的人，必定也没有多少智慧可言。北欧神话专家H·R·戴维逊夫人的观点是，当希特勒纳粹践踏其他民族的疆土、滥杀无辜的时候，他们多少有一种重建古日耳曼民族神话的意识；但是，他们最终的失败却显得既无情又必然。

从了解和研究神话的这个基本态度出发，当我们认识北欧神话的时候，同样需要首先认识一个北欧神话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先民们，从而了解和尊重他们的世界观和心智。

北欧神话，首先是整个日耳曼民族，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德语民族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最古老的神话。这也就是说，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加上一个瑞典人，尽管他们从小饱受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的熏陶，他们本民族

见 H·R·戴维逊夫人《北欧的神和神话》（H·R·Ellis Davidson, *Gods and Myths of Northern Europe*），企鹅丛书，1964 年第一版，第 9 页。

的神话却和希腊神话或者圣经上的希都因神话毫无关系。在这个英国人明白过来这一点以后，他或者就会和德国人一起去寻根返源，然后在斯堪的纳维亚、特别是在远离大陆的冰岛找到他们自己的民族神话。他们同时发现他们的祖先所创造的神话丰富而绚丽，甚至堪与希腊罗马的古典神话媲美。这样，包括有欧洲血统的美国人在内，所有北欧和西欧的日耳曼民族，都认同了这种神话作为他们的民族神话，并从当代以来，不断地加以宣扬广大。

日耳曼民族神话这种失而复得的经历，正和欧洲的历史密切相关。

在罗马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有许多古日耳曼游牧部落活跃在帝国广大疆域的外围，时而和帝国大军发生冲突，时而也因为某种利益同帝国联盟。大体说来，这些部落虽然受到一些罗马的影响，他们还是与罗马人截然不同的“野蛮民族”，有完整的本民族语言和信仰。但是，当罗马帝国逐步崩溃的时候，这些野蛮部落就纷纷迁徙到了不再受帝国军队保护的富裕地区，占地为王。这样，大约从公元4世纪到6世纪，日耳曼民族出现了大迁徙的现象，整个欧洲一片动荡和混乱。这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大迁徙时代”。

在所谓的“大迁徙时代”里，除了盎格鲁部落和萨克逊部落向西占据了英格兰岛以外，其他强大而好战的野蛮部落纷纷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了许多国家。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这些国家又不断兼并和互相削弱实力，直到英国和法国成了欧洲无可争辩的两大强国。但是，基督教也在不断地自南而北、自东而西地向整个欧洲扩张；到了公元8世纪，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外，大多数的日耳曼人都已经

放弃了他们的原始信仰，而皈依基督教了。

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向来战无不胜的基督教却一直到了 11 世纪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最晚接受基督教的瑞典，迟至 1164 年才有一个教堂建在了乌普萨拉，从而使上帝取代了瑞典人民信仰的奥丁和夫雷。这样，从公元 8 世纪到 11 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比其他地区长了三个世纪的多神教 (Heathenism) 历史，正是对北欧神话而言最有意义的事实。这个意义首先就在于，被基督教早统治了三百多年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他们尚不成熟的信仰和原始宗教很快地就被消灭得荡然无存。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英国人或者一个德国人要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到冰岛去寻找他们民族神话的原因。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日耳曼人从大迁徙时代开始的那种扩张和征服的浪潮，并没有在 6 世纪消退，而是在北欧延续下来，形成了一个更为粗犷和波澜壮阔的场面。从公元 8 世纪到 11 世纪 北欧的维京海盗就是这一场面的主角 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北欧神话，也主要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信仰。

维京海盗首先是能征惯战的战士和强大有力的征服者。在西部，丹麦和挪威的维京们无数次地攻克了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许多城市和乡村，把当地的财宝掠劫一空。公元 845 年，巴黎和汉堡同时被劫；850 年，伦敦遭到大约 350 条海盗船的猛烈攻击，险遭沦陷；在 870 年以前，

见冰岛著名文化史学家和作家西格道尔·马格努松所著《北方的斯芬克思》(Sigurdur A. Magnusson, Northern Sphinx) 一书 雷克雅维克, 1984 年, 第 4 页。

维京们一直是英格兰北部和东部广大地区以及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统治者；而在994年，他们再度围攻伦敦的船只竟达490艘之多。在东路，瑞典的维京们也同样不可一世。这些沿着黑海不断向俄罗斯内陆进发的瑞典人通常还是一些“商人海盗”，在能做生意的地方就做生意，不能做生意的地方就不免劫掠一番。这样，他们一直把海船驶进了伏尔加河；862年，他们在基辅建立了一个北欧的王国，而且在那里大量地定居下来了。这些瑞典人通常被称为“罗斯”(Rus)人，所谓“罗斯”就是“划船者”的意思，得名于瑞典的一个省份。也正是这些瑞典维京们，在那里建立了俄罗斯帝国，并且将它命名为俄罗斯。

维京海盗也是永无止境的探险者，他们的船只驶遍了大半个地球，从俄罗斯到美洲，又从非洲到格陵兰。最让北欧民族自豪的是，曾有维京海盗的船只远在哥伦布之前就远航到达了美洲的东海岸，成为美洲大陆最早的发现者。在冰岛的萨加文学中，《维音兰的远航》^①就详细记载了这一发现过程。在那个时代，古诺思语，即现代的冰岛语也成了一种国际性的语言，通用于英格兰部分地区、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占领者们中间，也通用于法国部分地区和俄国的统治者中间。毫无疑问，它也是在美洲出现的第一种欧洲语言。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维京海盗还是基督教的最强大的敌人，在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对教堂、修道院和教徒进行

萨加(Saga)一般解为中世纪北欧的英雄传奇，在北欧语中是传奇的意思。见《维音兰的远航》(萨加三种)，(Voyages to Vinland, translated by Einar Haugen)，纽约，1942年。

不遗余力的打击。对基督教徒来说，这些手持长剑、短斧和火把的异教徒的到来远远要比末日降临还要可怕，因为他们不必经过什么审判就可以把一块基督教的圣地踏为平地。公元 875 年，他们不仅踏平了这样的一个基督教文化中心，而且还屠杀了大量的僧侣。

应该承认，维京海盗中的确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烧杀掠抢之徒；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群强盗，或者如基督教所言的所谓魔鬼（撒旦）的乌合之众。事实上，有许多维京，特别是维京的头目，是知识和智慧都相当出色的人物。他们热衷于激动人心的传奇和漂亮的幽默，也同样热爱美术和精致的工艺；即使是在用于血与火的战船和长剑上，他们也一定要装饰得富丽堂皇。这就构成了维京海盗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特点：他们崇尚强大智慧的程度恰好同崇尚强大武力相同。在他们中间，一个出口成章的诗人和一个战无不胜的剑客能够赢得同样的赞誉，同样地出人头地；而一个既能出口成章，又能杀敌无算的维京，整个世界几乎就在他的脚下。

另一方面，维京海盗也并非是粗鲁的野蛮人。尽管他们通常疏于沐浴而显得肮脏，但是大体说来还都是成熟的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男人之间互相尊重公平的交易，而对女人又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尊敬和爱护。

总括起来，维京海盗的这种文化特征，也就成了北欧神话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一种豪迈粗犷的英雄气概，加上一种对诗歌的高度崇尚，正好是产生丰富神话的肥沃土壤。而北欧维京海盗们创造的神话，也的确没有让后人失望——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个英国人在发现北欧神话后会惊讶于它的丰富绚丽。

公元 11 世纪，基督教统一了北欧，维京时代因而也就宣告结束。日耳曼人的多神信仰在同基督教的斗争中一再失败，其原因，也许正如 H·R·戴维逊夫人所说的，是因为基督教一向的努力就是要统治整个世界，而北欧的多神信仰却从来也没有强人所难、力图归并别家信仰的欲望。

在维京时代早期，挪威尚存在着许多部落式的小国家。到 9 世纪晚期，挪威南部的一个小国之君“美发哈拉德”（Harald Finehair）成功地通过十年的战争，最终统一了挪威。当哈拉德国王的大军不断向北前进的时候，北方部落王国的国君、贵族和有钱人就面临着抵抗、投降或者流亡这样三条道路的选择。事实是，他们中间选择第三条道路的也不在少数，首先纷纷避往了英伦群岛。但是，一小部分运气不好的流亡者在航程中搞错了方向，结果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冰岛。但是，这块美丽而肥沃的处女地强烈地吸引了他们，使他们不仅住了下来，而且召来了越来越多的挪威流亡者。此后，由于当地人民反抗激烈，早已移居到英伦群岛的原挪威贵族也纷纷闻风而来，一个新的日耳曼民族的集居地就这样形成了。这也就是冰岛的最早历史。

挪威人和英国人^①在冰岛定居下来，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对于保存自大迁徙时代起陆续沉积的古日耳曼文化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首先，冰岛的那种远离欧洲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它相对与世隔绝，因此其文化、语言和习俗在数百年来也变化甚微。尽管冰岛公社议会最终亦于 1000 年宣布接受基督教，但在此前后，那些从挪威逃去的贵族们自然也为保护其文化传统作了一番努力，因为这正

^① H·R·戴维逊前引书，第 14 页。

是他们逃亡的重要目的之一。

其次，冰岛自立国以来，其政体一直极为特殊，那是一种所谓的公社议会政体。地方酋长把冰岛割据成许多小的势力范围，划地而治，而这些酋长们又组成一个议会，决定国家大事。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松散的自治政体对原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有力的保护；而相反，其他的日耳曼国家则正以一种黑暗的封建王权扼杀自由思想，再加上基督教的助纣为虐。

但是，事实上北欧神话的文字记录并不是维京海盗们或者后来的冰岛酋长们留下的。维京时代的诺思语并没有相应的文字；而维京们仅有的只是一些用以刻在木头和石块上的卢尼字母。他们相信这种文字是智慧之神奥丁所发现的，并且可以用它作为咒语来祈求众神的帮助。瑞典在当代也发现了刻在石块上的卢尼文字，解读出来的部分被认为是只言片语的神话故事。但是这种粗陋的字母毕竟难于胜任长篇记录一种民族信仰的任务。而且：“这些一刻也不肯停息的冒险家们也不是能够坐下来把诗歌和故事写在干净的羊皮纸上的那种人；而的确，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写字。”^①

真正用笔写字，并且用诺思语即冰岛语叙事的本领是在基督教传入冰岛后由传教士带来的。也正因为冰岛特殊的政体和地理位置，这一文化进步在冰岛带来的是另一种特殊的现象：那些传教士，特别是修道院里的僧侣，竟被异教丰富的诗歌、故事、谜语等所吸引，纷纷地用鹅毛笔和羊皮纸把这些口头流传的神话记录下来了。而冰岛的酋

① H·R·戴维逊前引书，第14页。

长们，在学会写字本领后，也陆续把他们尚还记得的古代宗教典仪、戏剧和颂神诗歌用文字整理出来了。这样，一直到 13 世纪，这种记录古代异教文学的事情竟蔚然成风，许多羊皮和牛皮上都记录下了早自大迁徙时代就开始流传的故事和诗歌，尽管其间不断地被修改和补充。同样，在那个时代，当一个诗人向心爱的女人吟唱时，他会滔滔不绝地引用大量的神话典故，来表达他的热烈爱情。

显而易见，这样的一种“宗教自由”在其他的日耳曼基督教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英国人和德国人寻找神话之根时，要拉上瑞典人专门前往冰岛。

一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瑞典人在寻找他们民族神话之源的时候，并没有顺利地找到所有的这些记录在羊皮纸上的诗歌和故事。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关于北欧神话资料来源的问题。

很多学者，尤其是冰岛学者，认为 13 世纪以后冰岛的经济和文化每况愈下。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严重地破坏了冰岛的政治传统和传统文化。1380 年，冰岛被丹麦所吞并，归属它的统治。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写下了珍贵文学手稿的大量牛皮和羊皮纸，竟然被人们用于实用的目的，做成了衣服和包脚的东西。可以想象，有无数珍贵的文学和神话财富就这样被毁坏和湮没了。

一直到 17 世纪，一位杰出的冰岛学者阿尼·马格努逊（Arni Magnússon）才开始努力拯救这些正在失传的古冰岛文化。马格努逊在他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的年代里^①，不断

因冰岛已归属丹麦统治，所以当时的哥本哈根大学也是冰岛人的最高学府。

地到冰岛各地去购买和收集所有他所能见到的古代文学的手稿，然后把它们带到丹麦，安全地收藏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图书馆里。马格努逊一生致力于这一目标，所收集到的这一类手稿数量也相当可观。

马格努逊千方百计地收集的这些手稿，却命运多舛，两次经历了破坏性的灾难。1722年，载着35箱这类手稿的一艘桅船在从雷克雅维克到哥本哈根的途中遇险沉没，相当一部分手稿也因此永远地留在了大洋的深处。此后，1728年10月20日开始的哥本哈根大火，在燃烧到第二天的时候殃及到了哥本哈根大学的图书馆。经过艰苦的抢救，仅有三分之一的图书得以幸存。不幸中的幸运是，在这些幸存的图书中有马格努松收藏品中最古老的那部分手稿^①。

幸存下来的马格努松的收藏品，此后一直珍存在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中。数个世纪以来供各国的专家研究、整理和翻译成了世界各国文字。1965年春天，丹麦议会在经过无数次激烈的辩论以后最终决定把它们归还给冰岛人民。这些手稿回归以后，冰岛也特地为它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给予保护和管理，视为无上的国宝。

最后，英国人、德国人或者瑞典人在雷克雅维克的专门博物馆里，找到了硕果仅存的35首和神话有关的诗歌，它们被总称为《埃达》(Edda)。但是，令他们欣喜的是，早在13世纪，一个硕智的冰岛人已经根据当时尚存的许多诗

除了很少一部分由其他人收藏的资料外，古冰岛的文化遗产基本上就是由马格努松所保留下来的。因此，马格努松也被后世的学者们称为古冰岛文化的“救星”(saviour)。在著名冰岛作家荷尔都·腊克尼斯(Halldor Laxness)的传记小说《冰岛之钟》中，阿尼·马格努松是一位传奇英雄式的主角。

歌整理和编写了一部散文体的著作，专门讲述古代的神话传说，起名同样也叫《埃达》。这样，当大有收获的英国人或者德国人准备将他们的民族神话重新讲述给国人，以期缅怀先祖，弘扬民族传统的时候，他们的主要根据就是这两部《埃达》。同样，当我们今天将日耳曼民族丰富灿烂的神话传说介绍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也将从这两部《埃达》开始说起。

《诗体埃达》或《旧埃达》

古冰岛文学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 即诗歌和散文。而古冰岛的诗歌又分成两种诗体，称为吟唱体（Skaldic）和埃达体（Eddic）。

吟唱体通常是由一种专门的“吟唱诗人”（skald）所创作的。诗歌中所吟唱的经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或颂扬王侯、或纪念一场著名的战役、或表达一种个人的感情。它们并不叙述神话或者英雄传说，而只是描绘当时时代的事情。因此，吟唱体诗歌一般说来具有更高的历史学价值，它们的作者通常就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甚至参与者。

埃达体诗歌则明显有别于吟唱体诗歌；它通常避免直接地描述战役或其他历史事件，而是大量地采用对话的形式烘托上古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因此，埃达体诗歌具有古拙、戏剧化和不带个人色彩的特点。和吟唱体不同的是，所有埃达体诗歌的作者都没有署下他们的名字，后世的人因而也无从得知它们的真正作者。

如前文所述，有很多珍贵的埃达体诗歌在历史之车的颠簸中遗憾地流失了。在阿尼·马格努松的收藏品中，一

些埃达体诗歌的手稿最早于 1643 年在冰岛的一个农舍里被发现。在历经了两次灾难以后，总共有 35 首埃达体诗歌最终留存到了今天。很早以来，它们就被总称为《埃达》，这也就是所谓“埃达体”名称的由来。为了和同名的散文体著作加以区别，一般称为《诗体埃达》（Poetic Edda），或《旧埃达》（Elder Edda）。

构成《诗体埃达》的 35 首诗歌，尽管其中的一些互相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并不是同种类的一组诗歌。事实上，每一首埃达体诗歌都是一件独立的作品，独立地记叙了神和英雄们的一个或一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体埃达》并非是一个神话或英雄传说集，而是当时的诗人们在已知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艺术再创造。因此，一首埃达体诗歌，似乎应该同一出古希腊的悲剧等量齐观。它们都同样地把神话世界中或史前时代的一些故事予以戏剧化，从而赋予它们独立的艺术存在形态。

总体说来，埃达体诗歌和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许多首诗歌不仅含有大量的人物对白和独白，而且在叙述安排上也经常出现典型的戏剧冲突和主人公戏剧式的心理矛盾。它们的这些特征，也恰与希腊的古典悲剧神貌相合。

首先，埃达体诗歌中的许多诗句读来犹如现代剧本中的对话一般。特别是在每一首诗歌前面或多或少还有一段散文体的简短介绍，而这种介绍，也正同剧作者向观众介绍剧情的文字相仿佛。在宗教典仪剧（ritual drama）中，这种类似前言的剧情介绍是至关重要的。

埃达体诗歌最突出的戏剧化特征是诗歌中对出现的神

和英雄的衣着和装饰有许多具体的和形象的描绘。例如神话中的主神奥丁在诗中被描述成一个独眼的老人，赤足，穿着亚麻布的紧身马裤，宽上衣，戴着宽沿帽。而死亡之主海尔则是“半身靛青，半身鲜艳”。很明显，这类关于衣饰的细致描绘和舞台上演员出场的装饰要求十分接近。

其次，在埃达体诗歌中，人物的形象变换也构成了它们的强烈戏剧化特征。这种形象变化有时是一种舞台式的化装，例如奥丁经常化装成老人或者巫师闯入人类的世界，或者主神之一托尔因为丢失了他的神锤而化装成新娘，从巨人手中重新夺回锤子；而有时则是一种部分或全部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变换，例如一个巨人之子完全以水獭的形象出现在诗中。在宗教典仪剧中，这种人兽变换的场景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许多专家相信，埃达体诗歌大体说来脱胎于古代的宗教戏剧，特别是来源于能够由祭司代代相传的宗教典仪剧。北欧神话学专家伯塞·菲尔普孜认为，某些埃达体诗歌：“毫无疑问地带有其戏剧来源的烙印，……而且，这些诗歌还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民间戏剧的遗留物，因为现代民间戏剧不过是古代宗教戏剧退化了的后代；而这些诗歌却是实实在在的古代宗教戏剧的直接遗留物。”^①

在艺术形式上，埃达体诗歌的另一特征是它们和所谓的史诗（epic）在风格上有许多接近的地方，特别是在诗歌

贝 伯 塞·菲尔普孜的《旧埃达和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戏剧》（Bertha S. phillpotts, *The Elder Edda and Ancient Scandinavian Drama*.）一书，剑桥，1920年，第114页。

中反映出来的英雄主义的世界观和浪漫主义的丰富想象力。这两者也正是史诗得以同中世纪的浪漫传奇和民歌区别开来的特点。但是，这仅仅是它们类似于史诗的地方而已。埃达体诗歌事实上是很难被称为是真正的史诗的，因为它们显得过于简赅，缺乏“古典式的宽阔和叙述上的从容不迫”。^①

《诗体埃达》的创作时间、地点和作者，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难解之谜，据专家们的粗略估计，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这些诗歌大概成篇于公元9到13世纪之间；而诗中的某些部分，也可能在公元6世纪或者更早就被创作出来了，尽管那时只限于口头流传。当最早的古日耳曼人还在欧洲大陆迁徙的时候，这些诗歌非常可能就已经萌芽了，此后在长期的口头流传中，日耳曼人和维京海盗又加入了一些他们本部落或本时代的英雄传说。这样，这些诗歌不断地被增减修改，直至基督教传入冰岛以后才被书写下来。

专家们为之欣喜的是，尽管多多少少地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或者叫破坏，大部分埃达体诗歌都还保留着原有的古日耳曼精神。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影响深远，在英国和德国强烈冲击了原有的文学传统，而在瑞典和挪威则窒息了文学创作达数世纪之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埃达体诗歌，事实上是唯一幸存的基督教前的日耳曼文学。这些诗歌中所包含的古日耳曼人原始的英雄主义精神，甚至

见 W·P·克尔，《史诗和浪漫史》（W·P·Ker, *Epic and Romance*），伦敦，1922年，120页。

远远超过比它们要早写下若干百年的《贝奥伍尔夫》^①。因此，研究者也就能通过它们了解到信仰“异教”的古日耳曼人的真实的生活图景，他们的思想、习俗和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

在35首幸存的埃达体诗歌中，有14首是专门叙述神话的，其他的21首则叙述古代的英雄事迹。这种区分也很清楚地反映了古冰岛人的一种无意中的理性，即他们还是把神的王国和人类社会划分得一清二楚。与之相反的是浪漫热情的南欧人所创造的希腊神话，在那里神和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界限，神们和人们非常方便地互相交往、通婚等等。而在埃达体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国和人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当人出现在神话诗里的时候，那是人类无意中闯入了神的王国；相反，当神出现在英雄故事中时，则是神干涉了人间的事务。

在《诗体埃达》前十四首神话诗歌中，有四首为叙事诗，而其他的十首则都是对话诗。在叙事诗中，《斯基尼尔之行》是其中叙述最为完整的一首。此诗以对话的形式，描绘了北欧主神之一夫雷，因为爱恋美丽的巨人之女，派了他的侍从斯基尼尔作为使者，前去巨人国求婚的故事。这首诗歌因为含有较为明显的戏剧特征，所以经常被主张埃达体诗歌源自戏剧的学者加以引用。

《塞留姆之歌》也是相对完整的叙事诗之一。诗中既有叙述性的也有对话性的诗句。诗歌叙述的是，力量之神托尔一日醒来发现他的神锤被巨人的首领塞留姆偷走了，而

^①《贝奥伍尔夫》为约创作于公元8世纪的英国史诗，贝奥伍尔夫是诗中的主人公，曾为国王，后与巨龙恶战，战毕而亡。

巨人的目的则是要得到神国中的爱情女神芙蕾雅作为新娘。于是托尔和邪神洛奇化装成了新娘和侍女前去巨人国，并在欺骗巨人后趁机夺回了神锤，击杀了巨人。

《休弥尔之歌》叙述的也是力量之神托尔的神迹。它叙述了托尔为众神的宴会前去巨人休弥尔处夺取酿造啤酒的巨锅，并和巨人一起出海渔猎；托尔用牛头为鱼饵钓起了可怕的海底魔蛇，并几能加以击杀。在这首诗中，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运用了许多吟唱体诗歌的技巧加以表达，例如用“海浪的情郎”或者“海上之羊”代表一条船，而用“颌下森林”来代表胡子。

第四首叙事诗《里格之歌》记述了主神之一的海姆道尔，化名为里格，到人类居住的大地上游历，并为人类制定了贵族、农夫和奴隶三个等级的事迹。有专家认为，这首诗歌应该是由北欧神话和凯尔特神话共享的。因为里格是著名的古爱尔兰国王，在古爱尔兰传说中，他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也是三个等级的制定者；《里格之歌》诗中，也的确有许多明显的爱尔兰的特征。但是，诗中人物的特性和全诗的观点却毫无疑问地是日耳曼式的。

《格里姆尼尔之歌》一诗事实上是介乎于叙事诗和对话诗之间的。同《里格之歌》一样，这首诗描绘的也是神干扰人间事务的事情。尽管诗歌的主体部分是奥丁回顾世界和神国历程的独白式诗句，但诗句前相当长的一段散文体前言却完整地叙述了一个奥丁和他的妻子芙莉格利用人间的国王吉洛德互相斗智的故事。

相对而言，《瓦夫塞鲁德尼尔之歌》是一首比较纯粹的对话体诗歌，全诗完全以一问一答的诗歌段落所构成。这首诗歌记录的是奥丁和硕智的巨人瓦夫塞鲁德尼尔之间的